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移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美] 罗伯特·E·帕克 / 著
Robert E. Park

陈静静 展江 / 译
展江 彭鹏 / 校

移

民

报刊
及其控制

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

移民报刊及其控制

〔美〕罗伯特·E·帕克 / 著

Robert E. Park

陈静静 展江 / 译

展江 彭鹏 /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帕克著; 陈静静, 展江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ISBN 978-7-300-13319-5

I. ①移… II. ①帕…②陈…③展… III. ①移民-报刊-研究-美国
IV. ①G21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6960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移民报刊及其控制

[美] 罗伯特·E·帕克 著

陈静静 展江 译

展江 彭鹏 校

Yimin Baokan jiqi Kongz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32.25 插页 2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50 000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译介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总 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跟进和发展。而知识的传承，学校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界与思想界以及业界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以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则不必长期在黑暗中自行摸索。

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自近代起，许多学人倾力于西方典籍的译介，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建立贡献至伟。然而，由于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对年轻，如果说梁任公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那么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落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这与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很不协调，也间接造成了新闻与传播“无学”观点的盛行。

从1978年以前的情况看，虽然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在中国兴起已有半个世纪，但是专业和学术译著寥寥无几，少数中译本如卡斯珀·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和小野秀雄的同名作等还特别标注“内部批判版”的字样，让广大学子避之如鬼神。一些如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等与本学科有关的经典著作的翻译，还得益于其他学科的赐福。可以说，在经典的早期译介方面，比起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现代社会科学门类来，新闻学与传播学显然先天不足。

1978年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闻与传播教育



和大众传播事业在中国如日中天。但是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人多势众的研究队伍将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80%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我们知道，新闻学产生于新闻实践。传播学则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以及新闻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因此，“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选择的著作，在反映新闻学研究的部分代表性成果的同时，将具有其他学科渊源的传播学早期经典作为重点。我们并不以所谓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理论学派/务实学派”划线，而是采取观点上兼容并包、国别上多多涵盖（大致涉及美、英、德、法、加拿大、日本等国）、重在填补空白的标准，力争将20世纪前期和中期新闻学的开创性著作和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推介出来，让读者去认识和关注其思想的原创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认为，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另一种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本译丛的译者采用的主要是第一种解读方式，力图通过背景介绍和详加注释，为读者从他们自身的语境出发进行第二种解读打下基础。

“译事之艰辛，惟事者知之。”从事这种恢弘、迫切而又繁难的工作，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幸赖同道和出版社大力扶持。我们自知学有不逮，力不从心，因此热忱欢迎各界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编委会

译序一

如何理解“生活在别处”的“边际人”？

——帕克的社会学思想漫谈

吴 飞

2009年12月23日早上8点47分，上海电台“动感101《音乐早餐》”的直播节目中，主持人晓君和小畅用上海话聊天逗听众。一名听众给节目热线发了一条短信：“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晓君在节目中回应说：“……这位听众，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讨厌的人的周围。”小畅则接着说：“其实呢，我一直都不明白，他一边说讨厌，为什么一边还要待在这里。”这一节目，随后演变成网络热点，有意思的是，上海人对主持人的言论赞同者多，而外地人反对者众。这一论争，反射的是我们如何看待现代社会中人员跨国、跨省、跨社区的流动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映射出了我们行走于文化边缘的各种类型的“陌生人”的态度和价值观。这样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开启的时间不过百年，人员的大规模流动更是在近三十年左右才出现。因此，移民问



题（在中国大陆主要是农民工和基于大型的工程——如三峡工程——而出现的移民问题）、文化融合与冲突问题，今天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

媒体的报道和学术界，已经就这样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和深入的思考，西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越来越多地被介绍进来。帕克的这本《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展江教授邀我为这本书写点什么，出于对帕克的喜爱，我欣然同意了。但写点什么呢？介绍帕克的生平、思想来源、学术成就，分析其新闻社会学知识和思想，这样的文章已经相当多了，如丹尼尔·杰·切特罗姆的《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1991）、罗杰斯的《传播学史》（2005）、科塞的《社会学思想名家》（1990）、马丁·布鲁默的《芝加哥社会学派》（1984）等都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而国内学者于长江的专著《从理想到实证——芝加哥学派的心路历程》、胡翼青的博士论文《再度发言》也有较详细的评介，因此没有再重述的必要。故下文试图紧扣帕克的社会学思想，尤其是其“边缘人”思想谈点自己的看法。因为这是一个虽然被许多人提及，但仍然有深入讨论必要的研究领域：一方面是因为边际人现象是当今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问题，不过相关的研究还不深入；另一方面，透过对帕克的关于“边缘人”思想的分析，也能让我们感悟到一个优秀的社会科学家应该有怎样的学术追求与学术品位。

一、从齐美尔的“陌生人”理论说起

要理解帕克的边缘人思想，我们得先看看他的老师齐美尔的观点。因为透过帕克的著作，我们经常能看见齐美尔的影子，而齐美尔的思想受到美国学界的关注，也得益于帕克和米德的传播。

齐美尔一向被称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不过长期以来，他的思想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他的研究方法甚至还受到不少批评。但今天，齐美尔已经被公认为“最重要的现代社会理论家之一”^①，哈贝马斯甚至称他为我们这个时代富有预见而又才华横溢的“诊断专家”。

^① [美] 乔治·瑞泽尔主编，凌琪、刘仲翔、王修晓等译：《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家指南》，24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齐美尔认为，社会并非如涂尔干所宣称的实体，或者看得见的独特物体，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一种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构成了现实的社会。他写道：“社会存在于许多个体发生互动（wechselwirkung）的地方”，他指出：“这种互动总是基于一定的动机或为了一定的目的而产生”^①。因此，他认为，社会学应该研究人们交往的基本过程和形式以及社会组织类型，研究历史和现实中人们相互作用、联系和行为的基本模式。他指出：“我们应该谈论社会交往，而不是社会。社会只不过是社会互动联系起来的许多个体的名字。”因此，社会学就应该“探索人们之所为及其行为规则，但并不是探索个体如何可以在整体中存在，而是他们如何通过互动而形成群体并由这个群体的存在而决定。”^② 社会学首先要脱离社会具体内容，研究社会关系形式或人际互动交往形式，再返回到社会具体内容中来。形式体现了社会本质的共同性，在这方面，齐美尔深受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影响。统治、顺从、竞争、交换、模仿、冲突、协作、分工、隔离、联合、接触、反抗等社会关系的一般形式，是齐美尔研究的重点。而他对“陌生人”现象的发现，正是其社会学思想的必然结果。

1908年，60岁的齐美尔写了一篇题为《陌生人》的文章，在文中，齐美尔提出了一个如今被人广泛引用的概念：“陌生人”。齐美尔指出：“这里陌生人不是此前常常接触过的意义上的外来人，即不是指今天来、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指今天来、明天留下来的慢游者——可以说潜在的流浪者”，“陌生人是群体本身的一个要素……它的内在的和作为环节的地位同时包含着一种外在和对立……进行叛逆的和引起疏离作用的因素在这里构成相互结合在一起和发挥作用的统一体的一种形式。”^③

显然齐美尔认为“陌生人”与本地人最大的不同在于“陌生人”在

① Georg Simmel, Edited by Donald Levine,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Selected Writ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② D. Weinstein from Kurt Wolff (Trans.),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 pp. 10-11.

③ [德]齐美尔著，林荣远编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341~34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空间上的二重性：在物理空间上接近，在社会空间上疏远。身处本地人群体之中，但是不属于本地人群体。而导致这种二重性产生的根源就在于“陌生人”具有的空间流动能力。也就是说，“陌生人”离我们不太远也不太近。就像太平洋的一些小岛国，因为与中国人的距离太远，联系很少，因此与我们的生活也无多大关联。所以齐美尔说：“天狼星的居民对我们来说并非真正陌生……而是他们根本不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他们处于远与近之外，没有远近之分，无所谓远近”^①。可见，“陌生人”与我们的关系的意义，在于这种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特殊关系，这使得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生互动。若距离太近，便成了熟人，谈不上什么陌生了。由于他们不是熟人，所以我们对“陌生人”有一种特殊的信任，可以把不便对熟人倾诉的事情向他倾诉。正是这种特殊的距离决定了我们与“陌生人”之间的特殊互动，也就是说，在齐美尔的概念框架中，“陌生人”不是一类特殊的人，而是一种特殊的互动形式。

对此，吉登斯解释说，在齐美尔看来，在传统社会，“陌生人”指的是来自其他地方、不与当地人进行对话交流的人。从这一角度而言，在现代性社会，人们无时不与“陌生人”擦肩而过。但吉登斯发现，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当面遭遇“陌生人”时，大多以纯仪式性的客套与寒暄，表现出礼貌的疏远（polite estrangement）的刻意控制。这些方面与戈夫曼的论述存在类似之处。当你在大街上遇到素不相识的人时，你不会对他们产生多大的兴趣，但你知道他们的确在那里。在那些更加传统的文化中，内部与外部有着严格的划分。如果你是一名来自“外面”的人，他们可能目不转睛地盯着你，或者对你指指点点，这是因为“陌生人”不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对“陌生人”也不信任。同时，他们对大规模机构也不怎么信任，因此，农民经常不把钱存入银行，而是把它们换成金子埋在床底下，他们相信的是另一种抽象机构，因为如果把钱存入银行，就如近来所能见到的那样，所有的金融机构都

^① [德] 齐美尔著，林荣远编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34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出现了问题，产生了严重的信任问题。据此，吉登斯指出，齐美尔预示了帕森斯对于货币的符号性质的论述，这种符号与信任联系在一起。“近年来，信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我看来，当代社会的人们经常处于半信任或者不信任状态。例如，在民意调查中，总是反映出对个人关系的较低信任水平，这些情况就像是个人关系领域的‘陌生人’那样。因此，把齐美尔与所有这些方面结合在一起并不困难。但我那个时候却没有充分这样做，因为我没有把他置于核心的地位。”^①

按照拉文（Levine）对于“陌生人”的分类研究，“陌生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分类系统。究竟属于哪一类分类，由两个大的维度决定：“陌生人”试图与当地社区建立的关系、本地人对“陌生人”的反应。将这两个维度交叉，就可以得出“陌生人”的两种主要类型^②：

第一种类型是“过访者”（visitor），这样的过访者，多半是抱着好奇之心到某处的，他们没有在当地定居的计划。因此，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地方性知识”，对当地社区的欣赏与批评标准都是外来的。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学研究强调在田野调查时必须待比较长的时间。长时间居住的目的是可以与当地人沟通，掌握丰富的地方知识，甚至可以用当地人的思维进行思维。不过，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人类学家的“访客”身份就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化了。

第二种类型的“陌生人”是指“新来者”（newcomer）。这样的人也是一种外地人，不过他们虽然也是“陌生人”，却是试图理解当地文化，加入到当地人行列的“新来者”。^③这种“陌生人”对于本地文化以及本地人生活的态度与本地人有很多重合之处。

在我看来，现代社会中也许还应该另外两种不同类型的“陌生人”，一种我称之为“熟悉的陌生人”。这种“熟悉的陌生人”至少在两

① 转引自郭忠华：《访安东尼·吉登斯：权力、结构与社会再生产》，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12-03。

② See D. N. Levine, "Simmel at a Distance: On the History and Systematics of the Sociology of the Stranger," *Sociological Focus*, 1997, Vol. 10, pp. 15-29.

③ See Alfred Schutz, "The Stranger: An Essay in Social Psycholog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4, Vol. 49, No. 6, pp. 499-507.



种情况下出现：第一种存在于移民组成的社会里，在这里，人们虽然长期生活在同样的时空之中，但因为文化背景不同，沟通仍然存在很大的障碍。如在缅甸、爪哇，这些地区人种混杂——欧洲人、中国人、印度人和土著人。这是在最严格意义上的一种混杂，因为他们尽管混合在一起，却没有互相融合。每一群体的构成都有自己的宗教、文化和语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只有在市场上，在买卖关系中，他们才作为个人相遇。这是个存在于同一政治单元中的多元的社会，社区的各个不同部分并存，却又彼此隔离……^①这种“陌生人”，可以借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经历来说明。昆德拉曾用法国著名诗人兰波的一句名言“生活在别处”做书名，隐含的正是他的“陌生人”感觉。昆德拉属于离开了熟悉的故土捷克的流亡者，也就是所谓“生活在别处”的人。历史上由于战争、疾病、民族问题等原因，很多背井离乡的人也是流亡者。作为流亡者，他们的命运一般是与灾难，受到惩罚被逼迫而离开故土联系在一起。他们与故土产生了距离，与新居产生了陌生感。就像萨义德所感受到的那样：“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伤感，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精于生存之道成为必要的措施，但其危险却在过于安逸，因而要一直防范过于安逸这种威胁”^②。

另一种，我称之为“现代都市漂客”。在现代都市社会中，即使我们没有什么文化背景的差异，现代社会的单位区隔和小区设计却使得我们对面相见不相识，即使住在同一个小区或者同一层公寓里，我们之间仅有点头之交。对方是谁？有什么爱好？我们之间存在着什么共同点？我们总是被动地期望着交流与互动，但结果常常是“老死不相往来”。

不过，这样的分类终究显得粗糙，因为，在我看来，“陌生人”既

^① 参见 [美] 唐纳德·布莱克著，唐越、苏力译：《法律的运作行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② [美] 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陆建德校：《知识分子论》，4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

是一个社会事实的概念，也是一个心理事实的概念；既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也是一个空间的概念。1995年笔者曾经在《杭州日报·下午版》策划并编辑了一个副刊《视网》，其中几期主题是讨论“文化家园”的。策划这一讨论主题的原因是我自己在杭州生活多年后那种挥之不去的“陌生感”：不懂杭州本土方言，不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规则，难以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我一直觉得像上海或者杭州这样的自恋性文化的城市，“主人”很难放下身段真诚面对他们的“访客”和“新来者”，他们以一种防范和蔑视的矛盾心理拒斥着外来者。当然，这样的拒斥是双向的，即彼此之间的不认同。是以，齐美尔写道：“生活的本质，如果说不是固定在社会环境的某一个地域空间的位置上，那么它就固定在社会环境的某一个思想的位置上。”对于外乡人来说，“只要他自己感到是外乡人，那么，在其他人的眼里，他就不是‘土地所有者’”。^①

二、帕克对老师的超越

帕克的一生拥有丰富的经历，如果按照简单的二分法，可以将其学术生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887—1912年的早年阶段，作为记者在中西部及纽约为不同的报纸工作，在哈佛、柏林、海德堡及斯特拉斯堡学习，作为布克·T·华盛顿的影子写手和文书匿名工作；1913—1944年的后期阶段，作为专业的学者供职于芝加哥大学和费斯克大学，继承了当时的社会学家使社会学具有科学特征的合法化和在社会学与调查新闻学间建立更宏大知识区分的愿望”^②。帕克在密歇根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后又在哈佛大学受教于另一位实用主义哲学大师威廉·詹姆斯，他在德国学习时，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齐美尔的社会学思想。综述其学术生涯，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寻求解释解决之道。而浸淫于美国社会的进步主义思潮中的乐观社会改革与社会进步的观念，为帕克这样

① [德] 齐美尔著，林荣远编译：《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34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② Lyman, Stanford M., “Robert E. Park’s Congo Papers: A Gothic Perspective on Capitalism and 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991, Vol. 4, No. 4, p. 502.



的社会学家建构自己的社会改造梦想，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力，这也引导帕克早年作为记者对城市种族问题特别关心，以及作为职业社会学家对移民文化和报刊控制特别关注。

而对于当时的芝加哥来说，大量的移民导致的社会“边缘人”的出现，以及如何让这些移民尽快地融入美国社会，如何减少移民社区的社会偏失问题，就成为帕克后半生的重要学术关怀。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帕克将社会学定位为“集体行为的科学”，而其中，社会控制是社会的核心事实和核心问题。在与伯吉斯合著的《社会科学导论》一书中，帕克创造性地提出了四种递进的社会秩序深化进程。第一个阶段是竞争，这是社会相互作用的低级的、普遍的和基本的形式，是没有接触的相互作用；第二个阶段是冲突，在这一阶段，竞争性彼此有意识地确认对手或者敌人；第三个阶段是顺应，它意味着敌意的停止和冲突的中断，在这一阶段，冲突虽然仍然以潜在的力量遗留下来，但不再以公开行动的形式出现；第四个阶段是同化阶段，此时，个人和团队都知晓其他团队的记忆、情感和处世态度，他们共享彼此的经验，互相在一种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融合。^①这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文化融合模型，问题是社会整合或者说融合的机制是什么？阻力又在哪里？对“边缘人”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成为帕克社会整合思想的必然选题了。

1928年，帕克提出了“边缘人”（marginal man，亦译为“边际人”）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的老师关于“陌生人”的论述。帕克在《人类的迁徙与边缘人》一书中指出，“边缘人是一种新的人格类型，是文化混血儿，边缘人生活在两种不同的人群中，并亲密地分享他们的文化生活和传统。他们不愿和过去以及传统决裂，但由于种族的偏见，又不被他所融入的新的社会完全接受，他站在两种文化，两种社会的边缘，这两种文化从未完全互相渗入或紧密交融。”^②国内学者周晓虹曾将

^① 参见 [美] 丹尼尔·杰·切特罗姆著，曹静生、黄艾禾译：《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125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② 转引自贺晓星、仲鑫：《异乡人的写作——对赛珍珠作品的一种社会学解释》，载《南京大学学报》，2003（1）。

“边缘人”划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处在两种社会形态的转折点，或者说是两种时代交界处的特定人格，就像当年恩格斯称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这是所谓历时态边际人；其二是处在两种文化接壤处的特定人格，他们由于国际联姻、出访、留学、移民等原因而生活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因此又称共时态边际人。^①

不过，这种边缘性，虽然是一种负担，但同时也是一种财富。因为“相对于他的文化背景，他会成为眼界更加开阔，智力更加聪明，具有更加公正和更有理性观点的个人。‘边缘人’相对来说是更为文明的人类。”“正是在边缘人的思想中，由新文化的接触而产生的道德混乱以最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边际人的内心——那里正在发生文化的变迁和融合——我们可以最佳地研究文明和进步的过程”^②。

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是“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与“陌生人”发生交往，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陌生人”不断地涌入我们的生活，人们要花费大量时间与他们打交道。而这些“陌生人”，与我们的利益休戚相关，关乎我们的情感投向并构成生活意义的一部分。因此，如果现代生活要持续下去，就必须保持和培养陌生关系（strangeness）。近年来，在欧美社会广泛流行的“freehugs”（抱抱团）一词，主要是针对“陌生人”所产生的伦理态度——“拥抱陌生人”^③。

① 参见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5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② Park, R. E., “Human Migration and Marginal Ma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8, Vol. 33.

③ 据悉，最早向世界推行这个活动的是美国人贾森·亨特。活动的灵感来自于他去世的母亲。5年前亨特在母亲的葬礼上听到许多关于母亲的事迹，得到过亨特母亲帮助关心过的人回忆从她那里得到的温暖，一方面受到母亲故事的感召，另一方面感觉自己需要借助他人提供的温暖来克服丧母的悲痛，亨特做了个写着“真情拥抱”的纸牌走上家乡的大街。第一个与他“真情拥抱”的人是一个路过的姑娘，她停了下来，看了看纸板，毫不犹豫地向亨特张开了双臂。从这一天起，“FREEHUGS”这个关于爱和分享的运动开始在全美国蔓延。2007年，一位名叫 Juan Mann 的澳大利亚男子在悉尼闹市街头手举“自由拥抱”的牌子将这项运动推向了全球化的网络世界。他在大街上举上牌子，上面写着“Free Hugs”，让大家体验拥抱带来的快乐和温暖的感觉。



帕克之所以将自己的热情投入到“边缘人”的研究当中，是基于当时美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一百多年前，大量的移民进入美国，大多数移民在家乡是农民。在他们那个小而封闭的村庄，生活曾经是、而且至今仍然是固定而平静的。习惯和传统提供了日常生活应急所需的一切。行为建立在面对面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谈话和邻里间的闲话。在美国，他们很可能成为体力劳动者，或多或少参与到现代工业城市喧闹的大都会生活之中。这里人们关系疏远，缺乏传统，人口流动快，所有事情都在变动之中，在这里，农夫抛弃了原来的习惯获得了“思想”。显然，这些移民们，不过是美国土地上的“陌生人”。尽管他们的后代，将会成为美国人，但在那个年代，他们只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

帕克分析说：“随着城市的发展，社区中人与人的联系中，间接关系或称次级关系（secondary relation）已经取代了原来的直接关系、面对面的首属关系（primary relation）”^①。帕克和伯吉斯发现，在大城市都建立起了移民集居区，在这结集居区里，外来移民生活在完全的隔离状态中，这种情况与伦敦东区不同，但在某些方面，却超过了伦敦东区的封闭隔离。这一结果，导致移民们“在情感 and 了解方面互相远离，他们完全生活在相互依存的状态，而不是生活感情亲密的状态中，因而社会控制的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遇到的困难也大大增加”^②。

如何让这些移民尽快融入美国的文化圈，帕克将社会整合的功能赋予报刊，他写道：“乡村是民主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村民的国家，我们的制度、机构基本上是乡村的制度，机构。在乡村，社会控制主要是出自公众舆论和议论。”^③帕克在对移民社区的调查中发现，这些移民大多数在欧洲是农民，到美国的时候大多数人也都不识字，更谈不上读报。但他们到美国不久，就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在美国，外来移民对应的外语报纸和期刊数要高于在自己国家同等人口对应的报刊数。“单

① [美] R. E. 帕克、E. W. 伯吉斯、R. D. 麦肯齐著，宋俊岭等译：《城市社会学》，2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② 同上书，28页。

③ Park, R. 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3, Vol. 29, No. 3, pp. 273 - 289.

是居住和被雇佣，移民对美国的事件、习俗和思想产生了兴趣。为了‘过日子’，他需要熟悉这些东西。外语报刊必须刊登美国新闻以满足它的读者的需要，这就必然促进了个人对美国产生兴趣。”^① 这样，“定居在我们城市中的移民就打破了对地方和省际的忠诚，代之以程度稍弱的，但更为广泛的民族忠诚……很有趣的现象是，移民美国化的第一步，不是变得像美国人，而是成为不那么地方性的外国人。”^②

三、作为“边缘人”的移民与移民报刊

将现代传媒看作是社会进步的力量，这样的观点是库利、杜威和帕克共有的。“他们都在本质上将现代媒介解释为在美国恢复广泛的道义和政治一致的力量，他们认为这种一致性已受到19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等扭曲性破坏的威胁。”^③ 他们乐观地认为，现代传媒是最有效的社会整合力量，是可能用来消除美国当时的社会问题的关键手段。杜威和帕克甚至策划创办一份新型报刊，来从事他们伟大的社会改造实验。^④

在这三个理论家中，帕克更因为其丰富的记者经历^⑤，对报刊及其影响有着特别的学术兴趣。他对社会学家的定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那种类似于超级记者（super reporter），像位《财富》的记者。他认为社会学家与超级记者不同的地方，是社会学家应该报道得稍微更准确一些，以及以一种稍微与通常不同的方法。也就是说，社会学家提供的是一种“大新闻”（big news），这种“大新闻”是一种长期的趋势，它记录的是确切在发生的事情，而非浮于表面的，仅是好像要发生的事

① Park, R. E., *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1922, p. 87.

② Park, R. E., *Society*, Illinois: Free Press, 1955, p. 157.

③ [美] 丹尼尔·杰·切特罗姆著，曹静生、黄艾禾译：《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98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④ 这份拟办的刊物叫《思想新闻》，目的是通过提供关于长期的社会趋势的有用信息而将大学学者的专长和报纸的读者连结起来。《思想新闻》第一期的稿子写于1892年4月，但从未发表过，因为对于订户来说，每年12期的1.5美元的定价太贵了。

⑤ 帕克1887年毕业以后，在明尼阿波利斯、底特律、丹佛和纽约担任新闻记者。他是一个搞调查的记者和改革家。